四大名著的馬（一）

在古代，馬是速度快、效率高的交通工具，維護成本也不低。富貴之家有馬車，武將配寶馬，好馬是身份、權勢、財富的直觀象徵。無馬之人，社會階層是高不到哪裏去的。

四大名著裏都有馬。論地位，《紅樓》裏的馬最低。寶玉騎馬，薛蟠騎馬，賈璉賈蓉都騎馬。這些馬連「茄哩啡」都算不上，就是純粹的道具。

其他三部可就不同了，馬都對全局故事情節有關鍵影響。白龍、赤兔、的盧、踢雪烏騅，照夜玉獅子……若少了這些五顏六色的馬，《三國》《西遊》都要提前劇終，而《水滸》也要重新改寫。

角色地位最高的，非《西遊》的白龍馬莫屬。由玉龍三太子變成唐僧的坐騎之後，忠實地馱過了九九八十一難，陪伴唐僧的時間比三位徒弟還要長。白龍馬基本上默不作聲，任勞任怨。但到了危急關頭，卻挺身而出。

最關鍵的一節是，唐僧因三打白骨精事件，把悟空趕跑了。下一站到了寶象國，豬八戒和沙僧聯手都不敵黃袍怪，老豬臨陣脫逃，沙僧被抓，唐僧也被妖怪變成了老虎。這時，能挽救局面的，就只剩下白龍馬。他乃變身宮娥，前去刺殺黃袍怪，無奈失敗負傷。回去之後遇到逃回的豬八戒。白龍馬開口說話，苦口婆心說服了本來準備散夥回高老莊的八戒，又讓老豬到花果山請回孫悟空，救出了唐僧和沙僧。

這一段，吳承恩寫得溫情脈脈。八戒起初各種推搪，而白龍馬左一口「師兄」又一口「哥啊」地苦勸，甚至咬住八戒的直裰子不放，止不住眼中滴淚，與八戒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。沒有白龍馬的忠誠，那麼唐僧已成了妖怪的點心，悟空重整旗鼓當大聖，而八戒在高老莊做逍遙女婿，西遊之路就提前「Game over」。

瓜園
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《隱秘的幸福》

在我們的成長裏，或多或少記得這樣的一刻：你渴望某樣東西，但它偏偏握在別人手中。對方不是明目張膽地拒絕你，只是不斷拖延、推遲、敷衍，讓你在期待與失望之間擺盪。多年後回想，那份折磨早已模糊，卻留下了當時心臟微微收緊的痛。

《隱秘的幸福》正是從這樣一個極其生活化的經驗出發。它出自巴西猶太裔作家克拉麗絲·李斯佩克朵（Clarice Lispector）之手，是她最廣為流傳的短篇小說之一。故事篇幅不長，情節亦不複雜，卻在極細微之處，寫出了渴望、羞愧與幸福之間難以言說的關係。

敘事者「我」很想看一本書，而那本書在另一個女孩手上。這個女孩的父親是書店老闆，書對她而言唾手可得，卻正因如此，成為她施展權力的工具。她知道「我」想要，故意不給。每天一句「明天借你」，每天一次反悔。這是一種有意識的折磨，她享受「我」等待、忍耐、失望的過程。
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「我」沒有反抗。「我」不是不知道這是一種羞辱，而是因為太想要那一本書。想要到願意放下尊嚴，甚至替對方找理由。李斯佩克朵在此寫出的，不只是童年的惡意，而是一種更普遍的經驗：當渴望落在不對等的關係中，「想要」就會變成人性的弱點。

轉折來自「她的母親」的出現。「她的母親」看清了一切，平靜而堅定地制止女兒，強迫女兒把書借出，並對「我」說：「你想看多久就看多久。」這句話的重量，在於它首次替「我」的渴望正名。這不是施捨，不是限時，而是允許。

然而，真正的幸福沒有立刻發生。書到手後，「我」反而拖延閱讀，小心翼翼珍藏，反覆確認它真的屬於自己。這是一種奇特而極其真實的反應：當一個人長久以來不被滿足，真正得到時，反而不敢立刻享用幸福。

於是，幸福在故事裏變得隱秘。它不張揚、不炫耀，甚至帶着羞愧與顫抖。那不是「終於得到」，而是「終於被允許」。《隱秘的幸福》寫的，不只是閱讀的快樂，而是我們如何在成長中，一點一點學會：我們要學會與渴望相處。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和解神句」

快過年了，有一句經典人生台詞即將高頻出現：「大過年的」。這句話被稱為極重磅的「和解神句」。過年期間，開車有個磕碰，聊天出現拌嘴，孩子調皮，夫妻賭氣，一句「大過年的」，四字化之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據網友搜羅，類似「和解神句」，還有「來都來了」「多大點事」「都是親戚」等等，其實，這還只是「全國統一」的，流行於各地的「地方版」或許更多。

「和解神句」，是一個梗，但體現了「和」的文化。中國人特別看重「和」，做買賣的講究「和氣生財」，過日子講究「家和萬事興」，最通行的祝福語大概是「和和美美」。你看，「和」這個字，幾乎可以與所有褒義的中文詞搭配。就連打麻將也離不開「和」。這種在中國歷史悠久的遊戲，獲勝的方法不是超過或克制對方，而是在換牌次數和方式大體限定的條件下，通過不斷微調，把總數不變的牌，搭配成某種均衡的狀態。「和」的意蘊充沛淋漓。

在中國人看來，「和」是一種讓自己也讓他人舒服的狀態，日落月升，群星閃耀，萬物各安其位。有人以為，「和」反對競爭，主張和稀泥。這樣的理解其實不對。「和」所處理的並非是否需要競爭的問題，而是如何對待和開展競爭的問題。「和」是一種以最小的傷害達成最大共識的方法，目的是為了避免競爭造成無謂的破壞。

「和」更是一種精神，有所為有所不為，審時度勢，順勢而為，為當其時。該「為」之時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；不該「為」時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。儒家說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這一訓誡一直受讀書人奉行，在不同的處境下找到了「做自己」的辦法，說到底，其精神仍在一個「和」字，只是「和」的矛盾雙方，變成了兩個不同的「我」，或者說，「我」的不同慾念。因此，不要輕視「和解神句」，它蘊藏着幾千年沉澱的智慧。

知見錄
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豉油西餐

第一次聽到「豉油西餐」這個詞，是在朋友向我介紹一家餐廳的時候，他說眼前這家餐廳以傳統「豉油西餐」而聞名。「豉油西餐」是什麼？

初聞「豉油西餐」四字，心中不禁生出一絲奇妙的違和感。豉油，是中式灶台邊充滿煙火氣的靈魂；西餐，則是在銀質刀叉與陶瓷餐具間閃爍的燭光。這兩者拼貼在一起，彷彿一位穿着長衫馬褂的紳士，頭上卻戴了一頂維多利亞式的禮帽，透着一股不倫不類的趣致。帶着這份好奇，隨友人推開那扇厚重的木門，踏入一家以懷舊著稱的港式扒房。

翻開餐牌，卻盡是些老友般的菜式：鐵板牛扒配薯菜、焗豬扒飯、瑞士雞翼，還有那永恆的二選一——「紅湯定白湯」（羅宋湯還是忌廉粟米湯）。原來，所謂的陌生，不過是名字上的障眼法；舌尖上的，依然是幾代香港人集體的味蕾記憶。

刀叉在手，美味在口。咀嚼之間，齒頰留芳。喜歡牛扒，又有一個中國胃，在中西合璧的香港，「豉油西餐」正是這種矛盾的解決方案之一。更妙的是價格，往往僅為正宗西餐廳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。這種性價比，彷彿一味隱形的香料，讓口中的牛肉美味了幾分。這是一種香港特有的務實與浪漫。

想來「豉油西餐」的表達也很精準：在舶來品「西餐」之前加上粵菜常用的「豉油」，不正是「本地化西餐」的形象化表達嗎？中國廚師以豉油調味，用粵菜手法處理西餐食材，極其迎合港人口味。

不由得想到大洋彼岸的「鏡像」——糊裏糊塗在海外代表着中餐形象的「左宗棠雞」與「幸運餅乾」。如果說港式扒房是「豉油西餐」，那麼這些為了適應西方口味而變得酸甜黏稠的菜式，或許可以被稱為「刀叉中餐」吧。

無論是加上豉油的牛扒，還是裹滿糖醋的炸雞，食物從來沒有絕對的「正宗」與否。是否「適合」才是食物生命力與感染力的重要標準。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音樂那個「樂」字

觀賞一場古典或現代音樂會，是否必須屏息靜氣、正襟危坐，樂曲還沒奏完，千萬別拍掌，謝幕時才可拍照留念？

剛於上周演出的王婧《象牙塔》，卻一反傳統，觀眾就像來到遊樂場，看樂手玩遊戲；隨着他們在不同空間演出，觀眾也在表演場地各處遊走，想看清楚便走近一點，累了就席地而坐；性質使然，拍照、拍片似乎也無傷大雅，不會對樂手跟其他樂迷造成干擾，是一場輕鬆、愉快的演出。

王婧的《象牙塔》，是香港創樂團《音樂即遊戲》音樂會系列之一，其餘兩場演出，是蘇浩慈的《私人語言機械》和楊凱晴的《+;![].我迷失在.* 這場__×° 數字 遊戲° ° ° × ·〰\》，都以「遊戲」為題旨、創作曲目以至演出情景。既然寓音樂於遊戲，幾位作曲家參考遊戲機制與特性，還有遊戲的即興本質，作為創作元素，為樂迷帶來不一樣的賞樂體驗。

曾於中央音樂學院、德國科隆音樂與舞蹈大學、香港大學學藝的王婧，不僅是青年作曲家，還是新音樂即興演奏者，音樂創作豐富多元，涉及時間、空間、自然、遊戲、功夫等等，這次為《音樂即遊戲》交出拿手好戲，創作《象牙塔》，帶領樂迷重歷經典兒童遊戲場景，包括丟手巾、伏匿匿、一二三紅綠燈、跳飛機，樂手不以語言而以音樂溝通，也以演奏取代遊戲語境，好像丟手巾時，鼓聲停止就是丟下手巾一刻，「一二三紅綠燈」不以言說而是奏樂。樂迷彷彿看着一班拿着樂器的「大細路」玩遊戲，真想在現場信手拿起什麼當作敲擊樂器，加入他們一起玩耍。

如此隨機即興，似乎沒樂譜沒旋律可言，他們演奏的，到底還算不算「音樂」？然而，看到現場一位小朋友不時放聲大笑，那是大人久違了的簡單純粹的快樂，別忘了，音樂也有一個「樂」字，那可能比什麼都重要。上一次欣賞音樂演出如此快樂，是何時呢？

雜果賓治
羽羊
逢周五見報

白裏紅五蝠外黃地粉彩盤

「過了臘八就是年」，這句俗語道出中國人迎春的節奏。臘八節一過，家家戶戶開始掃塵、祭灶、辦年貨，進入熱鬧的「忙年」時光。年節期間，碗盤不僅是盛食的器具，更承載着對來年豐衣足食、平安順遂的美好祈願。這份物與意的結合，在皇家御用瓷器中尤為精緻深刻。

中國古代瓷器上的紋飾講究「圖必有意，意必吉祥」。如清道光時期福英供奉款碗，便以「裏白地礬紅彩蝠紋，外白地綠彩紅字」的獨特工藝著稱。碗內潔白的釉面上，以礬紅彩繪製姿態各異的蝙蝠。這種低溫紅釉

色澤溫潤，契合團圓祥和的節慶氛圍。

蝙蝠之所以成為裝飾主題，源於「蝠」與「福」的諧音。在傳統文化中，蝙蝠象徵幸福、吉祥，寓意「遍福」。清乾隆時期，蝙蝠紋盛行於瓷器、傢具、建築等領域。道光瓷碗上的蝙蝠，姿態生動，常與雲紋、壽字紋結合，組成「雲蝠紋」、「福壽紋」，寓意萬福流雲、福壽雙全。

「五福」的概念則更加豐富。故宮博物院藏有清光緒白裏紅五蝠外黃地粉彩盤（**附圖**），盤心繪五隻蝙蝠，象徵中國傳統的「五福」——長壽、富貴、健康安寧、美德善行、善終。這五種福氣，構成中國人對圓滿人生的憧憬。無論單獨或成群的蝙蝠紋樣，皆承載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

臘八已過，新年將至。捧起一隻盛滿熱粥的碗，品嘗美食，也延續對幸福生活的共同期盼。當代故宮也透過文創產品，將這份文化融入現代，讓更多人「把故宮文化帶回家」。傳統福文化，也正以嶄新姿態在今日生活中綻放持續的生命力。

館藏擷英
閒雅
逢周五見報

「反差感」十足的小可愛

在眾多寵物中，非洲迷你刺蝟算得上是一個「反差感」十足的小可愛。牠看起來滿身尖刺，實際卻是個又慫又愛玩的軟萌肉球。圓滾滾的身形、黑豆般的小眼睛，再配上一張總是無辜的小臉，讓人一眼就忍不住心軟。

別被牠背上的刺嚇到。非洲迷你刺蝟的刺其實是由角質蛋白構成，成分和人類的指甲相同，雖然看起來堅硬，但在沒有受到強烈刺激的情況下，牠並不會隨意豎刺，更不會主動傷人。只要被溫柔對待，牠通常會安安靜靜地縮成一團，或者慢慢展開身體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這個世界。

更有趣的是，牠的每一根刺內部都是中空的管狀結構，就像天然的小氣囊。也正因如此，非洲迷你刺蝟在水面上能輕鬆漂浮，隨着水流晃來晃去，模樣呆萌又治癒，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。這種看似笨拙卻又充滿巧思的設計，也讓人佩服大自然的奇妙。

非洲迷你刺蝟以溫順著稱。當牠逐漸適應環境、建立起對主人的信任後，會慢慢放下防備，對你「敞開心扉」。這時候的牠乖得像個玩偶，只要輕輕撫摸牠柔軟的小肚皮，就能讓牠進入昏昏欲睡的狀態，而且一睡就特別香，模樣可愛到犯規。

如今，越來越多的寵主樂於分享自家小刺蝟的日常生活，為牠們挑選各式各樣的迷你裝扮，小帽子、小圍巾一上身，萌度瞬間翻倍。對於忙碌的都市人來說，非洲迷你刺蝟不吵不鬧、不拆家、對空間要求不高，卻能帶來穩定而溫柔的陪伴，也因此被譽為當代都市生活中近乎完美的寵物伴侶。

萌寵集
煒仔
逢周五見報

人有相似

日前收到譚校長（譚詠麟）來電，詢問「戰鼓」及「驥鼓」二詞的詞義。原來他剛跟一位好友見面，打算將合照上載社交網站，並以文字表達跟對方的交情與祝福。在人們眼中，譚校長是演藝界殿堂級人物，閒暇喜歡運動、養魚、飲食、旅遊。然而我認識的譚校長，對中文的重視程度其實跟文科出身的人不相伯仲，例如會求教歌詞的內容和表達技巧，對日常社交網絡分享的短句行文、專輯和歌曲名稱的用字等，也很認真講究，還會不時致電詢問我的意見和看法。

從來電得知他剛跟藝人張國強見面，正為分享合照而構思文字說明。張國強是無綫電視第一代兒童節目《430穿梭機》的主持，是於電視屏幕中陪伴兒童成長的演員，其後拍劇也有許多深入人心的角色。不過筆者身為後輩，只知他們都熱愛足球運動，卻想不到他倆素有交情。

據譚校長憶述，五十年前他們都是球會預備組的成員，當時是球場上的對手。七十年代末，二人同樣加入了演藝行業，卻由對手變了同行，曾在電視劇《青春熱潮》中合作。其後張國強也參演了不少「藝能製作」的影視作品，更是「明星足球隊」的開山元老。故此二人重聚，一定話題不絕，言談甚歡，以致校長迫不及待要在社交網絡跟朋友及歌迷分享。

通電話時，我告訴了校長自己一直認為二人的外貌十分相似，以致從前看電視時曾傻傻分不清誰是譚詠麟，誰是張國強。豈料校長早已知道觀眾有這說法，不但沒介意，還笑着表示贊同，然後立刻傳來二人的合照，讓我看個清楚。

竹門日語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